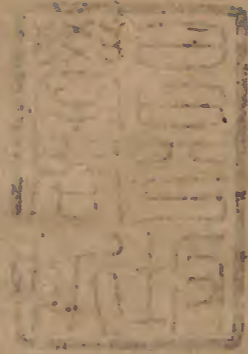


杜詩註解

五二言



				漢書門類
一	七	三	〇	
八	四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漢書
二		三		
函		冊	號	
一	八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132
冊數	18 ( 8 )
函號	312 15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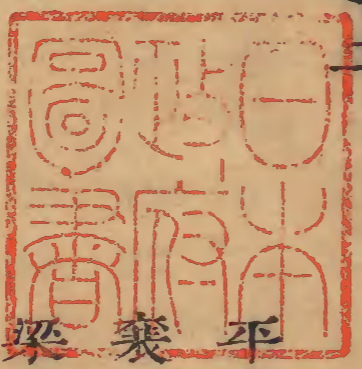






辟疆園杜詩註解

五言律卷之二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元日也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姝方鎮京華舊國移春  
一作城廻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平與王養晦翰孺甫

評

襄陵高 暉蒼儼甫

梁谿顧 宸修遠甫著

韋杜俱長安人。公妹嫁于韋。韋必為官于鍾離。因迎公妹在鍾離也。曰郎伯曰鎮俱為官之詞。春秋時鍾離屬楚。唐屬河南濠州。殊方即指鍾離言。舊國移以祿山亂而京華改常也。鎮于殊方者不知京華之改舊。公因憶妹而寄語郎伯云。爾尚為殊方之鎮。誰知京華已改舊也。後四句正言京華之改舊。所以深致其悲思。

三輔黃圖。長安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楚辭哀郢云。望長楸而太息。故曰郢樹。柳詩長在荆門郢樹。

烟春城回北斗。言北之元。自春自回。是北之元。日如故也。郢樹發南枝。言南之元。日樹自發。是南之元。日不改也。公在北斗。妹在郢南。節氣依然如此。緊起下二句。此聯是不了語。

天寶六載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奏。今後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可見朝正使元日必到京。而今為亂所阻。不復有朝正使之迹矣。天子不在咸陽宮。宜啼痕滿面垂也。

李夔庵曰。北斗重迴。南枝再發。春城郢樹之景。未嘗



本言言解 卷之二 二 庚 瑛 園

移也。所不見者。惟朝正使耳。山川風景。滿目悲涼。妙

在從不移。照出移字。題是寄妹。却因妹而思及朝正使。按韋鎮殊方想元

日必應到京朝賀。今不見韋來。故概言朝正使以望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

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此祿山陷京師。公在賊中。三月作也。國破無餘所存

者。山河耳。城者。民人所居。當春而多草木。則民無孑

遺矣。花鳥所以消愁。今遇之而濺淚。驚心。則時可知

矣。三月直指至德。二載三月而言。趙註以天寶十四載

十一月祿山反。至次年正月為三月。失于不考。蓋十

五載正月。明皇未幸蜀。六月始幸蜀。安得謂之國破。是時公移家在奉先。五月方入鄜。道路未絕。書非難

達。安得云家書抵萬金。毛文濤曰。烽火連三月。紀時也。應上感時。家書抵萬

五言律 三 碎 園

金憶別也○應上恨別○

鮑昭行路難云○白髮零落不勝簪○合上二聯○感時恨

別烽連書斷○真是無可奈何○髮本白○今搔之○覺其更

短短至不勝簪○二語家國之感交集○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

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公之幼子宗武字驥子○時公陷長安○家寓鄜州○故與

隔絕也○曰春猶隔○謂去年已隔○今春猶未見也○鶯歌

春景借與驥子作對○趙汸曰○本是聽鶯歌而憶驥子

倒着一句○觀猶字○正字○可見恨別鳥驚心○此之謂也

聰慧與誰論○正見憶意○言雖有聰慧之子○不能目見

其聰慧○今雖向人言○亦誰能信○其然也

澗水柴門○指鄜州○羗村○寄家之地○地僻荒蕪○若此○安

能不憶○正為下句○張本

晴軒○鄜家之軒○晴亦春景也○惟晴○故稚子炙背○炙背

而俯寫出○愁睡之狀○公之憶子○真如畫矣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此  
 離放紅蓋想象頻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筆談曰此詩次聯不拘對偶疑非律體然起二句已  
 的對矣謂之偷春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  
 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  
 日者無家對寒食調身陷賊中而家在鄜州也漢郊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曰言月光穆穆如金之  
 波流也公對月思家即借金波以形已之淚

酉陽雜俎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言月桂高五百  
 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隨創合吳剛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樹鶴林玉露曰太白詩斫却君山好平鋪  
 湘水流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  
 為詩人冠冕者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  
 安排汪瑗曰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  
 更要無月中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少陵欲  
 天下被其清光而嫌其多樂天為嫦娥翫賞而惜其  
 少二公學識于此可見

公對月憶家無可奈何直欲斫却月中之桂使清光  
 更多意在光多照遠照及鄜州也下二語亦借月以  
 形家  
 詩有女化離紅葢丹桂也吳曾曰青蛾謂蛾眉也作  
 姮娥非是公意謂當此化離之時而放紅葢月桂所  
 應斫者此也想像閨中容顏亦應顰蹙耳因思牛女  
 尚有會期曾我別家秋期難望可勝對月而悲感也  
 牛女渡河亦因對月生來  
 畢致中曰青娥作姮娥亦好紅葢既言月桂青娥疑

是嫦娥總是借月形家不即不離神情無限曰化離  
 曰想像謂當此亂離月中之桂亦化離而開嫦娥亦  
 應頻感可想像而見也秦甲先曰化離二句如為姮  
 娥言如自為家室言約畧近之末聯嘆已不及牛女  
 猶有會合期在以足無家有淚之意  
 葛立方曰月輪當空天下所共觀故謝莊有隔千里  
 今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  
 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  
 能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



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  
 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  
 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此○離○放○  
 紅○蕪○想○像○嘯○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  
 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嘯○其○數○致○意○於○閨○  
 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  
 知○隔○千○里○今○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  
 撓○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謂所居為行在所  
 漢書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寰  
 宇記至德二載肅宗自順化郡幸扶風十月復兩  
 京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為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  
 太原為五京公自長安賊中脫身走謁隨拜左拾  
 遺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灰着寒灰霧  
 樹行相引蓮峰一作連山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鳳翔府漢右扶風也魏為扶風郡後魏改為岐州隋

于州城內置岐陽宮岐陽縣在岐州東一百里居岐山之陽因以為名此公憶肅宗所在也無人遂却迴解者或云當時陷賊者皆不能歸或云却得遂潛逃回俱未妥蓋言從肅宗而往者無一人回京故不得岐陽消息也遂却者寫其難迴之狀遂是欲却是不得歸且前且却光景具見上應西憶二字下起眼穿心灰四字惟無人回不能得岐陽之信故公望眼欲穿當落日而猶望也舊解云當此之際公心如灰愚謂此正

公心未肯灰也着猶置也以心置于寒灰之中冀其復然故眼穿而望不可得遂開關而往也緊起下二句若如寒灰既灰公不復萌前往之志矣公冒霧而往霧中無所見惟樹木隱現若相引而行蓮峰西岳蓮花峰也望見蓮峰或有時而開亦是霧中之况黃漢臣曰作連山更活實指蓮峰其境反呆劉須溪曰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所親漢書云素所親任者時公必有所親從肅宗于

鳳翔故驚公之能來也。眼欲穿矣。心欲死矣。冒霧而行。依山而走。那得不老且瘦。那得不辛苦。驚其能從賊中來。正應上無人。遂却回。句言在鳳翔者不能到京師。而在賊中者。反能達行在宜。其驚也。此詩逐聯緊接一首。如一句不得草草看過。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閒道暫時人。司

隸章初。臨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公陷賊久。厭聞吹笳聲。漢苑雖春。殘破之後。淒涼已

極。首帶急欲脫身行也。

後漢班超妹昭上書乞超生還。復見闕廷。本是赴行在。却云生還君之所在。即為家也。閒道從閒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閒道至疏勒是也。暫時人言生歿在于頃刻耳。

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于是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舂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此以光武喻肅宗。謂舊法復睹。佳氣方新也。



喜極而翻倒者不能自持不敢遽信痛定思痛惟有  
嗚咽淚沾巾而已

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  
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首聯見獨行之苦間關憂患在路時猶不自覺今脫

萬歎得一生及歸乃自憐耳前首曰生還今日歸來

總以君之所在為歸也

辛氏三秦記云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  
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此直言達行

在也曰猶瞻曰喜遇幾不知君之何在矣而今猶幸

得瞻猶喜得遇見太白雪武功天便不勝仰聖瞻天

之樂更不必問長安中丹墀禁苑在于何地即此已

復見天日矣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

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校借漢言唐也千官裏本熟

開塲却云影靜七校前本威武地却云心蘇正以今

日而復睹千官七校便覺天子威儀中興氣象已宛

然在目不覺影為之靜遂有肅然不敢犯之意心為  
 之蘇遂有快然得所歸之意  
 李夔庵曰只影靜心蘇四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  
 保今已至千官裏七校前矣豈復有流離奔竄之虞  
 乎此喜真未易言  
 緊接云今朝漢社稷若曰不圖乃復見今朝也新數  
 中興年猶欲至于萬年之意此祝頌祈禱無窮遠望  
 之詞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壽藥兔常生只  
 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于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酉陽雜俎月中有蟾蜍何也月陰也蟾蜍陽也陰係  
 于陽也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搗藥庾肩吾望  
 月詩渡河光不濕即此詩入河蟾不沒意也解者俱  
 以時事串入陋甚  
 丹心已苦白髮已明月照之而能益其苦添其明公  
 之丹心白髮無可愬惟月知之而已  
 于戈知滿地因月之徧照而知之也月無不照獨云

休○照○國○西○營○者○公○之○恨○辭○也○舊○解○云○時○官○軍○營○于○長  
 安○之○西○恐○征○夫○見○月○而○感○殊○謬○考○通○鑑○至○德○二○載○八  
 月○御○史○大○夫○崔○光○遠○破○賊○于○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  
 伯○倫○判○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者○千○人  
 乘○勝○至○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奔○歸○遇○于○苑○北○合○戰  
 殺○伯○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按○武  
 功○在○長○安○西○北○國○西○營○當○指○賊○營○言○若○官○軍○陳○于○長  
 安○城○西○香○積○寺○乃○是○年○九○月○旋○卽○斬○賊○六○萬○恢○復○京  
 師○何○云○征○夫○見○月○而○感○也○公○意○蓋○謂○祿○山○之○惡○天○地

所○不○容○覆○載○日○月○所○不○容○照○臨○故○今○見○月○而○嘆○曰○月  
 影○之○清○如○此○雖○滿○地○徧○照○休○照○國○西○之○賊○營○可○也○語  
 何○其○悲○且○恨

留別嚴賈二閣老兩院補闕得闡字

黃鶴曰唐志垂拱二年置左右補闕二員掌供奉  
 諷諫按公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薦岑參狀左補  
 闕乃韋少遊裴薦也時嚴武為給事中賈至為中  
 書舍人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

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新書公家寓鄜彌年艱窶詔許公自往視戎馬惜離

群與諸公別也

舊書是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癸酉不止此云一秋常

苦雨可補史之闕

三聯紀天時之可往預為途中自慰末聯紀時事之

難往預為途中自悲

晚行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始于杜甫按梁簡文帝已有和

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不始于公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饑鳥集成樓市

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三川鄜州縣名因華池黑水洛水會同故名為三川

縣乃隋置時公家在焉不可到望家之切也歸路皆

山又值晚行則益覺山之稠矣

戍樓戍卒防守所棲今落雁浮水饑鳥集樓一路荒

涼無人可知寫出晚景尤為凄切

市朝今日異，卽承上聯而言，喪亂幾時休，途中悲感之詞。蔡夢弼曰：江總，字總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後主卽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爲上開府，復歸老江南。劉須溪曰：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品心事可知。一梁字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故諸解皆云：我年已老，心念故主，足以媿梁之江總。始諷當時有諛說苟容者，按此解牽強。

殊甚考江總年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憇于龍華寺。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少年也。劉須溪以總自梁入陳，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矣。總後有自梁南還，尋草宅詩云：紅顏辭華雒，白首入轅轅。可証公意以吾年老跋涉，方得還家，有媿于梁江總之黑頭也。總自號曰梁江總，總之不忘梁也。公于江總無譏焉。陳鶴奇曰：語意與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同言古入歸休之早而已。當老年猶廢戀于朝，以取飄泊之。



苦○所○以○為○媿○也○亦○即○同○學○少○年○皆○不○賤○之○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

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人○

此○往○鄜○州○省○家○時○作○也○前○云○三○川○不○可○到○此○必○將○到○

家○矣○故○燈○花○為○報○喜○也○

醉○裏○從○為○客○深○言○為○客○之○苦○客○况○不○堪○醒○只○醉○裏○可○

從○為○之○此○語○憶○家○之○至○公○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趙○汭○曰○醉○裏○從○為○客○以○往○事○言○恍○惚○自○悼○詩○成○覺○

有○神○以○詩○思○言○悠○然○自○娛○東○坡○詩○夢○裡○似○曾○遷○海○外○

醉○中○不○覺○到○江○南○却○舉○酒○盃○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

神○皆○出○于○此○

兵○戈○之○際○無○所○用○儒○術○曰○豈○謀○身○言○非○可○以○圖○富○貴○

也○

時○公○已○授○拾○遺○故○曰○苦○被○微○官○縛○低○頭○者○俯○仰○于○人○

也○前○詩○結○句○以○古○人○歸○休○之○早○為○媿○此○結○以○野○人○無○

所○拘○束○為○媿○總○是○急○欲○歸○家○意○

收○京○三○首○

至德二載正月上在彭原安慶緒弒祿山而自立  
 二月幸鳳翔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  
 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  
 弼大破之永王璘敗死五月郭子儀敗于清渠退  
 保武功房琯罷張鎰同平章事八月鎰出兼河南  
 節度等使九月廣平王俶統朔方安西回紇兵收  
 西京十月慶緒奔河北廣平王收東京上皇誥定  
 行期李泌乞歸衡山上自鳳翔還京公以左拾遺  
 扈從十一月上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上皇至自

蜀居興慶宮大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舊本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

居一云得非群盜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

畧更與萬方初

仙仗天子儀衛也安祿山事蹟祿山始生之夜赤光

旁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帶纏

繞之義言玄宗離丹陛而幸蜀緣祿山擾之也

梁武帝大通中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

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

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玄宗好仙故以為喻  
 錢牧齋曰連昌宮詞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  
 干立又興慶宮西曰花萼相輝之樓東曰勤政務本  
 之樓帝時時登之須為下殿走為天子解嘲也言其  
 勢不得不避也不可好樓居謂此時不宜耽望仙樓  
 之勝矣  
 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四海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  
 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謂玄宗暫屈汾  
 陽駕耳不久仍歸也安祿山事蹟哥舒翰至雒陽祿

山令以書招李光弼等諸將報至皆讓翰不死節祿  
 山知事不遂閉翰于苑中而害之聊飛燕將書蓋指  
 此事曰聊飛者見其謀之無成也此本牧齋先生解  
 邵二泉曰比收賊將意然無考據說終未明  
 舊註兵謀謂之廟畧蓋謀于七廟之中也又言今日  
 收復京師非由謀臣之畧皆藉廟謨故得與萬方更  
 新政令云耳解俱不合詩意公意蓋謂兩京既復七  
 廟依然畧亦偉矣故得更示萬方以新政也更字作  
 去聲讀

按此詩全在逐句虛字為通首聯絡首言仙仗離丹  
 極者由妖星帶玉除也離字帶字自相呼應緊接云  
 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雖下殿而走亦不得不然  
 不可好耽逸而不走也又緊接云此特暫時之事故  
 在天子也暫屈駕而幸蜀在祿山也聊飛書而無成  
 又緊接云今已依然七廟之中告成畧矣更示萬方  
 以初政矣通首總見收京之不需時喜幸之詞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  
 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洒望青霄

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此衰白  
 二字來處公已自甘衰白寥落天涯豈復有青霄之  
 望首聯直喚起末句趙汭曰甘字正字忽字又字自  
 相起伏有出自整外意  
 哀痛詔乃肅宗二載十一月丹鳳樓所下之制也天  
 寶十五載八月上皇御蜀宣詔赦天下既聞玄宗之  
 詔又聞肅宗之制故曰又下  
 羽翼懷商老指李泌言因肅宗汲汲御丹鳳樓下制  
 李泌有言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又每言

家事當俟上皇又為群臣草表致上皇東歸泌能調

護兩宮故以商老喻之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

堯禪舜也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罪已日指肅宗言是詩

公扈從後作也傷弓之鳥不無驚魂未定之意故切

逢罪已之日益切霑洒之望幸復見收錄得仰瞻青

霄不覺家國之感百端交集涕泗不能自已也諸註

謂公在鄜時作按公在鄜是八月扈從是十月肅宗

下制是十一月豈公先聞有哀痛詔之下耶

汗馬收宮闕春城鐘賊濠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

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汗馬收宮闕即廣平王統回紇西域之眾收西京是

也京既收則賊濠盡鏟矣春城字不必泥公詩春城

秦城相疑慮甚多也

杖杜小雅篇名周王歌以勞還役者月令仲春之月

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九月收京而曰歸及薦

櫻桃謂及來春可仍行薦廟之禮也黃鶴曰乾元元

年四月九廟成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此

是乾元元年作與前二首非同時真固于說詩者矣此不過言收京之後功臣應賞宗廟應薦看應字及字皆虛擬之詞何必拘泥實事橫戈數言回紇西域諸衆因借兵而逞驕也長安志天寶中京師堂寢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人謂之木妖楊盈川碑曰單于未滅甲第何高甲第猶甲乙之甲謂第一等第宅也公意蓋謂宮闕已收矣賊濠已鏟矣賞者應賞薦者

應薦但慮借兵回紇西域諸衆不無橫戈驕逞邀恩數賞之意又慮諸將恃功不無淫奢無度橫行京師之意故不敢直言而婉辭以慰之曰今日者萬方共知京師已收無不為天子道喜者特恐聖躬應接不暇因致勞頓耳即詩大夫速退無使君勞意也聖躬何以勞外寇數數邀賞則勞功臣求恩無已則勞此雖至喜之日實勞躬之日也藹然忠愛非公不能為此語諸解云此聖主之勲勞人臣不宜貪天功以為已力謬甚

合觀三首。玄肅之間，寓意甚深。惟第一首最多難解。如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終無確論。細考史傳，此詩上四句指玄宗事，下四句則言肅宗中興之畧也。暫屈汾陽，駕不指玄宗，避狄而言。若指玄宗，則與上離丹極下殿走不幾重複乎。史稱李泌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歿術。天寶中詣闕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諷安祿山、楊國忠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

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因問破賊日期。泌獻先取范陽之策，云不出二年無寇矣。故借用莊子姑射山事曰：暫屈汾陽，駕者望其以食霞服氣之身，出謀軍國大事也。當時帷幄秘策，皆資于泌。實為中興第一要人。第一奇畧，然泌以至德八月見帝，二載遂乞歸衡山。則屈賓師之駕，特暫耳。汾水之陽，所謂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者，非泌誰足以當之。故次首羽翼懷商老，卽指泌言。汾水之陽，商山之老，同一義也。軍中奮衣

黃○聖○人○衣○白○山○人○之○目○直○與○天○子○並○駕○而○馳○何○不○可  
 云○屈○駕○此○見○肅○宗○能○用○異○人○之○畧○聊○飛○燕○將○書○謂○指  
 哥○舒○翰○為○祿○山○貽○書○諸○將○解○本○牧○齋○先○生○按○田○單○復  
 齊○故○魯○連○為○發○聊○城○一○矢○今○哥○舒○翰○背○主○從○賊○招○衆  
 同○畔○似○非○可○以○魯○連○為○比○且○以○燕○將○比○諸○將○亦○屬○不  
 倫○考○至○德○二○載○史○思○明○斬○安○慶○緒○將○安○守○忠○李○立○節  
 李○光○弼○聞○其○事○因○遣○人○招○之○前○此○烏○承○恩○已○歸○國○帝  
 遣○承○恩○諭○思○明○遂○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于○是  
 高○秀○巖○以○河○東○自○歸○詔○封○思○明○為○歸○義○郡○王○然○思○明

外○順○命○內○實○通○賊○光○弼○欲○陰○圖○之○後○事○泄○又○因○陳○希  
 烈○之○誅○遂○復○反○所○云○聊○飛○燕○將○書○當○指○光○弼○招○思○明  
 而○言○當○時○使○思○明○不○再○反○則○河○北○已○定○此○實○制○勝○要  
 畧○但○思○明○狼○子○野○心○終○不○可○化○誨○故○曰○聊○飛○言○事○雖  
 未○終○有○成○然○招○携○納○叛○開○其○自○新○之○路○以○殺○群○賊○之  
 勢○亦○奇○畧○也○燕○將○二○字○正○指○史○思○明○言○方○為○確○切○此  
 見○肅○宗○能○收○賊○將○之○畧○舊○註○亦○云○比○收○賊○將○然○未○實  
 據○此○事○亦○終○于○不○可○解○耳○合○上○二○句○皆○七○廟○之○畧○其  
 能○更○新○萬○方○正○以○此○更○俟○博○雅○叅○之



晚出左掖

乾元元年公在左省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  
 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陸倕新漏刻銘曰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註衛  
 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官衛傳呼以為備也千家註傳  
 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庾信馬射賦落花  
 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因晚出掖門而賦  
 其事天子臨朝傳呼漏刻淺者晝將盡也旗仗簇齊

言臨朝之景點出春字為下花柳起意

唐殿廷皆植花柳退朝歸院泛指諸臣言雍錄宣政  
 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  
 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為解舍曰散曰歸分班而出  
 東西各歸其解也曰散曰迷寫出春天晚景  
 雪融則春已深雲去則春又霽本謂雪融而城樓濕  
 雲去而宮殿低折而倒裝更見雅健上三字下二字  
 句法中二聯所言景物皆應春字  
 晉羊祜傳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劉須溪曰

焚諫草者，不欲人知。然使人見其焚，是猶欲人知也。焚且避人，正是點破古事。愚謂此直言焚諫草避人，聞知不欲邀名耳。正用年祐事。劉說非也。公為拾遺，故云末句。公自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與退朝歸院泛言諸臣有別。通鑑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杜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于私家。觀此詩不惟至午且至于雞栖。雖曰時丁多事，自應如此。亦使裴冕、苗晉卿、華知所監懲也。

春宿左省

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

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官省皆植花，曰花隱。則掖垣暮矣。啾啾之鳥已過而

棲矣。由花隱以至鳥棲，則漸暮。由鳥棲以至星動，月

多則愈暮矣。此四句言宿省之景，乃未寢時所見者

也。

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萬戶指宮中言。此時

萬戶皆靜而星之光能動之為星字寫出精彩何地  
 無月傍九霄何以偏多此日月照臨所在也胡遜叟  
 曰動字猶易下多字難下  
 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  
 後四句乃既寢時所思者也不寢而聽金門之鎖鑰  
 因風而想朝馬之鳴珂至數問夜之如何其憂君愛  
 國之意展轉于中視岑參所云自覺諫書稀者為不  
 侔矣  
 前詩惟首尾見晚中皆承春字言此詩惟首句見春

下皆承暮字言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鄭駙馬名潛耀雍錄韋曲在明德門外韋后家在此  
 蓋皇子陂之西所謂城南韋杜者也遊城南記  
 覽韓鄭郊居至韋曲註云韋曲在韓鄭莊之北道  
 遙公讀書臺猶存通志韋曲在樊川唐韋安石之  
 別業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淥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韋曲本貴遊之地。其花至于無賴。惱人則花之繁盛。可知。愛花之極。反覺花多可惱。此善形容花勝者。淥美酒也。須盡日留連。不忍去也。以老人視少年。則歷春光倍多。故曰好禁春。李易安詞能禁幾個黃昏。與此當參看。趙汾曰。此謂盡日飲酒。而老人與少年不同。好禁春者。不流宕之意。石角藤枝。點綴韋曲之景。此中便有幽趣。不是一味繁花矣。公欲于叢竹之處。占勝幽居。須知繁花惱人。不似幽竹之足樂也。厭富貴而甘貧賤。公實有肆志。

之意焉。故願戴野人巾以老也。一首中兩意轉折。莫混混看過。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前四句賦韋曲景物之佳。好鳥不歸山。言鳥亦耽花。柳之勝。未肯還山也。因思奔走城郭風塵之中。既不能有所為。以展其素志。又容顏易老。不復能駐而留之。不如隱居韋曲之勝。得與花鳥相依也。誰能猶言。豈肯也。公子即指駙馬輩。言欲俱還。不欲。

還也。公子之還，仍還于城郭風塵中耳。

趙汭曰：終字豈字，誰能字皆用虛字，幹旋法。言平日

在朝市間，曾無所成。坐老歲月，故留連韋曲之勝。至

不欲與公子俱還也。此公為左拾遺時，不得行其志

而然耳。如細推物理，須行樂。每日江頭盡醉歸，苑外

江頭坐不歸，皆一時之作，意蓋可見。

奉荅岑參補闕見贈

參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左右拾遺裴薦

孟昌浩等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

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故參贈公以詩。詩云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

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

書稀。公以詩荅贈。

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一作日華

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雍錄：唐六典，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

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

西廡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即中書省也。凡兩省官

繫銜以左右者皆分屬焉。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岑為補闕屬中書省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省居左署此所以歸不同也。曰君隨丞相後蓋宰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云我往日華東趙使曰唐宰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柳碧花紅即景為賦殿庭所植皆花柳也。結聯謝其贈詩。

奉贈嚴八閣老

即嚴武也。至德初房瑄薦為給事中。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扈後從也。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飲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宋志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鞞與天子同公侯大夫。

則異鄭玄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不敢斥天子疑是漢舊制也細素雜記漢舊儀曰丞相廳事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爲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然則給事中何以得稱黃閣黃鶴曰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卽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武弱冠以門蔭策名至德初仗節赴行在房瑄首薦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

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三十二曰獨妙年公

深美之之詞

吳志周瑜傳上孫權疏曰劉備以驍雄之姿得關張爲之輔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秋天驚鳥搏擊之時也在秋天言得時也  
周元亮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間曰黃門省故稱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公性疎放雖屬官曹而嚴每以客禮優之  
武父挺之與公友善公乃武之父執故稱武曰獨妙

年自稱為老夫且喜官聯兩省互相唱和武以獨妙之年新詩句句都好公安得不樂為傳誦

送賈閣老出汝州

舊書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賈至為中書舍人西掖公在左掖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

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西掖中書省在月華門西賈既去止梧桐陰在耳深惜其去也

至父曾河南洛陽人汝州唐屬河南道又與河南為隣故曰歸故里艱難猶言跋涉也去者指賈住者公自言當春別離各傷心也

青門長安城東門賈離西掖則與長安隔矣紫邏山在汝州

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駢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遜齋閒覽及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丹



楊集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邀動出方用之如杜云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則兩刺史賓主出任分矣  
 近人于太守安居閉閣動稱五馬恐未安也前俱惜  
 別之辭末聯又深慰之時賈以中書舍人出守汝州  
 也○錢收齋曰賈本傳不載出守之故杜有別賈嚴二閣  
 老及寄岳州兩閣老詩知其為房瑄黨也瑄與武尚  
 未貶而先出至者以玄宗幸普安郡制置天下之詔  
 房瑄建議而至實常制瑄將貶故先去至也後岳州

之謫亦本于此公詩有艱難去住之句情見乎詞矣  
 按紀乾元二年九節度師潰於汝州刺史賈至奔於  
 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黃鶴曰至傳不書出汝州而  
 書出蒲州亦史失之

奉贈王中允維

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維以扈從不及為  
 賊所得遂陷長安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維陽拘  
 于普施寺迫授偽署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疾祿山  
 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樂工皆泣維聞甚悲

作詩痛悼賊平陷賊官六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  
于行在肅宗特宥之下遷太子中允唐志左春坊  
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  
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毛傳契濶勤苦也言維久負聲名艱難陷賊勤苦獨  
深也舊解謂與公濶別殊謬

梁書侯景作亂臺城陷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  
武千餘人營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

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後留長安作哀江南賦喻維  
初迫脅僞職後肅宗宥之特授中允也魏志陳琳避  
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  
德不堪依附又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  
才不之責喻維在賊中作詩痛悼異乎曹公之得陳  
琳也  
一病緣明主○言維○僞稱瘖疾也○自至德元載陷賊中○  
至今已三年○其心不變○故曰三年獨此心○舊註謂公  
自言肺病殊謬

虞卿窮愁著書應有作。卽指維作詩痛悼言。卓文君  
 白頭吟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言維三年不忘  
 君之心。未嘗有二。故以白頭吟喻其不改節也。  
 錢牧齋曰。共傳收庾信。以侯景比祿山。以子山比中  
 允也。玄宗謂肅宗曰。張均兄弟。皆與逆賊作權要官。  
 就中張均。更與賊毀三哥阿奴家事。當時從逆諸臣。  
 謗訕朝廷。如陳琳之爲袁紹罪。曹公者多矣。維獨痛  
 憤賦詩。聞于行。在故曰。不比得陳琳也。維一病三年。  
 不當復責授中允。落句譏肅宗之失刑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考翰林。無司馬。玄宗置翰林院。  
 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術數之流。皆處  
 于此。謂之待詔。今云勒碑。則張司馬殆鐫工之良  
 者。黃鶴曰。按南詔傳。玄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  
 境立馬援銅柱。乃還。蓋在天寶七載。恐是此時往  
 勒碑。然此詩舊次在此。應是公爲拾遺時送張司  
 馬也。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

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冠○冕○指○張○司○馬○言○南○極○乃○極○南○之○地○從○未○與○冠○冕○通○  
 今○司○馬○去○而○冠○冕○始○通○南○極○也○碑○文○乃○相○國○所○製○三○  
 台○以○比○三○公○上○台○為○宰○相○落○者○自○上○台○而○落○筆○也○  
 南○部○新○書○大○明○宮○中○麟○德○殿○一○殿○而○有○三○面○故○以○三○  
 殿○為○名○亦○曰○三○院○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  
 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云○三○  
 殿○角○頭○宵○直○入○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  
 麟○德○殿○而○去○也○碑○到○而○百○蠻○之○地○俱○開○謂○百○蠻○始○見○

冠○冕○始○知○文○字○也○舊○註○到○百○蠻○而○開○詔○非○  
 龔○芝○麓○曰○首○言○通○南○極○即○貫○百○蠻○開○之○意○次○言○落○上○  
 台○即○粘○三○殿○去○之○詞○冠○冕○自○上○而○連○遐○荒○即○詔○從○三○  
 殿○而○到○百○蠻○也○次○第○可○觀○  
 野○館○春○帆○路○途○之○景○驛○程○旅○館○又○喜○又○悲○郝○仲○輿○曰○  
 皇○華○載○道○水○陸○舟○車○野○館○春○帆○二○語○曲○盡○  
 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口○水○皆○蒼○色○末○聯○極○言○其○遠○  
 速○冀○其○回○也○  
 哭○長○孫○侍○御○

文苑辨証云杜誦哭長孫侍御詩今載杜甫集中按中興間氣集又玄集唐宋類詩皆云杜誦高仲武當唐中興肅宗時編間氣集載誦詩止此一首又云杜君詩平調不失如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得生人始終之理故編之必不誤今編公集各本俱載不知何據

黃鶴曰周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漢因置十五員唐四人按公有送長孫九寺御赴武威判官詩此詩不言判官事豈得武威

之命未到而歎耶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首二語起得莊重道既重名復雄則侍御之品望可知

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郝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憲臺唐龍朔中為東宮憲府驄馬御史所乘也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二十四年徙禮



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則長孫擢第在開元二十四年

之後、生、涯、付、于、流、水、世、事、空、如、浮、雲、倒、裝、句、法、

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上黃鶴曰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兩栢總章中李元

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

在九原

按此詩首句言其道之高誦詩讀書詩書中人也而

能為道重則非徒咕呷者次句言其名之重能賦能

頌詞林中人也而名已極雄則非負虛聲者三言其

擢第則桂林一枝四言其為官則乘驄見憚由道高

而名重由名重而擢第而為顯官已將長孫

侍御一生行狀盡于四句中寫出後四句只哀挽而

已前四句為墓銘後四句為挽詞格法不苟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

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

玉臺後集有曜詩二首詩伯宗師之稱也

公在秦州有賀畢曜除監察詩云與之有故遠喜遷  
 官乃乾元二年也今云宦卑是未遷官時  
 顏狀老翁為顏狀之不能自掩也觀一為字老翁之  
 狀已自做出憐之惜之洪容齋曰王延壽王孫賦載  
 于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  
 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公自言與曜才  
 調相同畢詩必有可觀者又云論文笑自知名當時  
 之人不能知也只一笑字將論文時意態精神皆為

畫出

詩品江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  
 於謝眺鮑參軍詩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  
 詞貴尚巧似不避危仄唐中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  
 兒公與曜皆有子傳其詩庶免無兒之慨  
 酬孟雲卿

袁郊甘澤諶陶峴彭澤子孫也開元間宅崑山豐  
 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  
 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

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于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自註云校書郎孟雲卿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黃鶴曰當是乾元元年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將行時作也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袞袞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洒各西東好友聚首則樂別離則傷既傷頭白又愛燭紅總是不忍別離之意晉書張華讀書袞袞可聽惟相會袞袞相續不絕也

難繼故于告别之際極其流連○天河落則天將曉此惟恐其曉也○寧辭酒盞空頻飲頻空○雖天曉亦不辭也○夜則無事○可以把酒論文○至明朝而世務各牽矣○西東各別○不覺淚揮○端午日賜衣○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着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時公在諫省故得與賜衣之列亦有名謂亦有公名



也。細葛香羅俱所賜之衣。軟如含風，輕如疊雪。葛羅一經摹寫，便只應天上，有不如人間物矣。衣上有題，即題其名也。出自天賜，題處尚濕，見其賜之新。今日受賜，當暑而始着，不敢輕着也。吳曾漫錄云：杜詩自天題處濕，蓋本孔稚圭表云：斷自天筆。意內公意內也。意欲其長，恰長；意欲其短，恰短。總見恰適之至。服之終身，不忘聖恩也。公是年六月出為華州司功。

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一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得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長安志唐京師外郭城西面三門北曰明遠門中曰金光門西出趨昆明池南曰延平門此道即間道自間道奔行在所謂歸順也言得其正也時公從西郊出值胡賊正煩金光門蓋西面三門之一也惟郊騎煩故為之破膽至魂喪而不能歸楚詞招魂云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公經年之後再出國都之門

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魂。比招魂之言。尤可傷矣。公上疏救房瑄。詔三司推問。以張鎬力救。勅放就列。至次年。與房瑄嚴武俱貶。坐瑄黨也。此公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節。曰移官。豈至尊。不敢歸怨于君也。當時邪毀。不言自見。無才日衰老。即不才明。至棄意。併不敢歸怨于邪毀之人。而以無才自居。更見深厚。漢武建章宮。有千門萬戶。駐馬千門。曷勝戀主之情。畢致中曰。王維詩。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即移官。豈至尊意。然含蓄渾成。老杜為優。此詩有介子從龍。

之感而辭意歸于厚。所謂可以怨者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適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如一作知宦達。歲晚莫情

疎。天上多鴻雁。池一作河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

行書

至德二載。適節度淮南。兵罷。李輔國惡于上前。左授太子少詹事。適有酬崔員外詩云。小人胡不仁。譖我成灰。賴得日月明。照耀無不該。留司洛陽宮。詹府惟蒿萊。曰安穩高詹事。言詹事之官。無所事事。可閉

戶而安坐也。自至德二載，左授詹事。至乾元元年，亦已歲餘矣。故曰兵戈久索居，索居正其安穩處。舊註謂適身高位，達公自悲索居，謬。李密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時來如宦達，婉辭以慰之也。謂雖左授實可安坐以待時，時來則宦達矣。歲晚莫情疎，公與高歲寒交也。莫字與上句如字相應，言今雖索居如其宦達，莫更情疎也。即起下四句。吳曾曰：池中顧陶本作河，似不及河也。雁帛魚書，非無相寄之便。曰多口足，益見寄書之易。惟適情疎于

公故不寄一行書也。公詩云：故知貧病人應棄，能使韋郎跡也。疎即是此意。按此詩乃公移華州時所作。華州去長安八十里耳。公寄此詩譏高也。前四句婉言後四句直言。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綰以右拾遺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新書不言為員外，公自注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題曰路逢此詩乃路寄也歸來公自言歸華州也史

記龜策傳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所謂茯苓者在兔絲

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

絲去之即以燭記其處明日掘取入四尺至七尺得

矣青冥即所云天清靜無風時也斲以錐刺地也郭璞

注斲鋤類華山神仙所居本草云茯苓似鳥獸之形

者良即所云狀似飛鳥之形也封題言掘取而得即

封題以寄也結語擺開說藤杖雖未許寄乃山中所有者兼以寄

汝更見相念之切不曰扶老而曰扶醉楊其醉翁之

徒與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愚考舊書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

安西統眾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

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眾此當是公赴

辛

辛

辛

辛

辛

杜詩言解卷之二  
聖  
居勤

行在時觀其兵過至德元載冬作也舊編俱誤止  
是不讀史耳今姑仍于此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  
馬夜知道蒼鷹饑看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  
疎勒四國謂之四鎮李嗣業統四鎮之兵其精銳皆  
足以摧敵人之鋒故有絕倫之稱  
還聞公所聞也嗣業有討賊之志先赴關中待命是  
自獻其士卒也此其志已足靜風塵矣

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放老  
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老馬指嗣業言謂其能識道堪  
為領袖也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飛  
去饑鷹亦借喻嗣業嗣業欲自效用如饑鷹不能自  
持其飛揚搏擊之氣未戰而先足奪人矣  
不曰臨敵而曰臨危從危處更見其奇不徒曰戰而  
曰久戰從久處更見其勇蓋其用意之妙素練于胸  
中不臨危不久戰亦未顯其所用到此而始見其如  
神也

士詩注解  
五言律  
聖  
薛疆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  
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茲國城內管戎兵二萬四千  
人馬二千七百匹嗣業統兵不多故云奇兵不在衆  
萬馬救中原  
祿山之叛河北一帶俱已陷沒嗣業可以談笑而取  
之緣其心肝能披瀝而奉至尊故也  
題是觀安西兵過下四句正觀其過也轅門以車爲  
軍門孤雲隨殺氣而飛其兵威亦凜冽矣乃兵屯嚴

肅雖飛鳥亦不敢過此見其行兵部伍之嚴  
竟日歡飲所過之城池不覺其喧言其與民相忘秋  
毫無犯故所過之地樂爲聚觀也如此從容歡樂乃  
見待命意  
獨立  
黃鶴曰乾元二年華州作  
空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  
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此公初遭貶華州作也雖或獨立之際偶有所見然



喻意顯然。汪瑗曰：空外一鷺鳥，喻小人在高位也。河  
 間雙白鷺，喻君子在下僚也。飄颻搏擊，便喻小人加  
 害君子。貼上鷺鳥，容易往來遊，喻君子率意而行，不  
 隄防小人。貼上白鷺，公寄賈嚴兩閣老排律一聯云：  
 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卽上兩聯之意，雖不明言，  
 然已明言之矣。下四句，又卽兩物以賦意，意承上而事不承上，喻君  
 子已遭禍患，而小人羅織，尚未已也。露下衆草，則將  
 殺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此皆殺機也。唐子西寄東

坡詩：莫向江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千古同歎，  
 使人寒心。合上六句，並是天機之現于虫鳥草木者。然與人事  
 之好殺相近，故公獨立而有萬端之憂也。題曰獨立，  
 亦見孤子無援，意可憂者，正以此。結聯已明點出人事二字，則有感于人事，不必言非  
 如他題之托喻，使人揣測于不可知，妄牽他事以強  
 合詩句也。余最惡牽合之陋，獨于此詩不能沒其喻  
 意焉。

觀兵

愚按此詩當是乾元元年作通鑑元年九月庚寅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炆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李光弼王思禮助之號九節度十二月圍鄴城公時在東都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北庭謂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之兵即安西兵也

壯士指嗣業言貔爾雅釋白狐也郭璞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尚書如虎如貔此謂嗣業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故貔虎數尤多也嗣業平時精銳素稱無敵今至邊隅必能掃靜烟塵也安史皆邊寇故以邊隅稱之妖氛指安史言擁白馬借用侯景事元帥即嗣業也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喜其趨王命也古鼎銘曰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孫綽賦斬鯨鯢于滄波謂遼海乃鯨魚窟穴之地先



擣其巢穴。則勢可不戰而屈。何必困守鄴城。公詩。司徒急為破幽燕。正此意也。錢牧齋曰。乾元元年十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相州。明年三月。史思明來援。戰于城下。官軍潰而圍解。先是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動。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魚朝恩以為不可而止。安祿山事蹟云。汾陽以諸將欲襲思明。謀議不同。乃與李廣琛同

謀灌城。又云。汾陽與李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陣于鄴城南十里。然則臨淮之謀。不獨朝恩不可。即汾陽亦不相協也。臨淮云。同逼魏城。公詩云。斬鯨遼海。皆謂不當困守鄴城。老師乏饋。以待援師之至也。早用此詩。安有滏水之敗乎。二年正月。嗣業卒于營中。三月而九節度之師俱潰。公已有先見之明矣。不歸。

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歿于城中。故公有感而作是詩。黃鶴曰。當是乾元二

年春公在東都作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間有終身恨不平數

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時安史之亂未平河間

方在戰爭而弟骨旅寄空城不能取歸公所以遙憶

而深恨也

曰從弟則于公稍疎較親弟為易有而公以其不歸

為終身之恨正因此弟為難得也

蔡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張正見詩數

金買聲名公偶然憶此一事憐而愛之俊邁聰明所

以久而可惜

黃鶴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至乾元元年為

三年今云春風則是已經三載又遇春風也結語悲

甚恨甚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得一作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

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一作

人魂

蔡夢弼曰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郡十三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時公弟在平陰也

側身言展轉避寇不得正行也韓信傳寄食于漂母一家村平陰之村也

曰新則舊戰可知曰舊則新痕可知二句互言以見離亂之久兄弟相失之由

幾時魂一作幾人魂幾時魂為更悲言數年以來無日不在賊中魂之驚散不知在于何時今當臨老雖

欲招魂亦不知招何時之魂也趙汭曰此言時之治亂身之存亡相待不相待未可必也解亦是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惟汝懦故不能歸惟吾衰故不能往即昌黎吾不能去汝不能來意也浪傳烏鵲喜應首句汝本無計可

歸浪傳汝歸而烏鵲報喜深負鵲詩應次句吾亦無期可往深負詩人鵲鵲在原兄弟急難之義也

生理何顏面謂不能周急于弟不覺自慚憂端且歲

時謂憂端方啓從此而且歲且時未可知也  
憶弟而併及三十口遙憐者不止弟也曰雖在未必  
在之詞卽或在亦如絲之懸其危直呼吸而已此較  
前首更爲慘戚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在南陸渾庄黃鶴定爲乾元元年作  
愚定爲乾元二年春作

喪亂聞吾弟饑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  
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卽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按陸渾屬洛陽公乾元元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  
州司功冬晚至東都時安慶緒棄東都而走河南  
已復故公得暫往洛陽故居此詩是二年春作也濟  
州卽平陰故知與得弟消息二首是同時作  
前四句已得弟消息故曰喪亂聞吾弟旣知其饑且  
寒身在濟州平陰矣但往來之人甚稀吾書且不能  
到汝况此兵戈滿地欲見汝而何由意謂書且不能  
達况相見耶若云弟書不能到則已得消息矣  
憶昨狂催走追憶前日公與弟同遇亂離其相別之

時弟必急催公走故公憶其情也其不能與公同走者時弟必在病中故公無時不念其病而去憂心也此二句為憶昨即今而憶更不可言故恨千種也濟州屬山東公之恨惟共水東流耳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烟久東西消息稀河南屬東都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鄴城相州也慶緒據鄴城九節度以兵圍之時在乾元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春猶未解圍也首二句就時事言公暫返

洛陽故居且喜其定不問其圍也非不問也不暇問也且喜見故鄉太平而已黃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定非是百戰今誰在則在者無幾矣公自幸尚在得歸故鄉安能不喜公自天寶十五載從奉先縣與弟相別至乾元二年已三年矣望汝歸謂歸洛陽故居也曰故園益知公在洛陽矣花發鳥飛蓋公于元年冬往東都二年春始自東都回華州故及見洛陽花鳥也花自發鳥還飛花鳥無知自開自適具見寂寞之

感○人○烟○既○斷○消○息○自○稀○公○既○東○憶○弟○又○西○憶○華○州○一○句○  
而○兩○寓○意○舊○註○謂○弟○在○東○省○公○在○長○安○非○是○  
得○舍○弟○消○息

此○首○亦○同○時○作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  
書○猶○在○壁○汝○安○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  
首○句○即○百○戰○今○誰○在○意○謂○當○此○亂○後○誰○得○歸○家○者○次○  
句○言○弟○在○他○鄉○我○在○故○鄉○故○鄉○新○當○亂○後○未○必○他○鄉○

不○勝○于○此○所○以○遙○慰○之○也○諸○解○俱○謬

心○之○厄○苦○從○久○念○來○與○存○亡○即○主○存○與○存○主○亡○與○亡○  
之○意○謂○吾○心○之○厄○苦○因○久○念○吾○弟○欲○與○俱○存○亡○耳○前○

秦○錄○慕○容○冲○曰○為○厄○奴○苦○厄○苦○二○字○本○此○

汝○書○即○消○息○也○想○公○得○書○而○喜○粘○之○于○壁○作○朝○夕○念○  
也○李○陵○書○注○辭○房○謂○妻○去○室○也○汝○安○辭○房○必○從○汝○書○  
中○得○來○以○古○體○挿○入○律○體○公○之○縱○筆○也○

琴○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  
曰○汝○能○齋○書○取○消○息○否○犬○尋○路○至○家○得○報○還○洛○公○時○

在洛故用陸事言汝書已得而我書不能往惟舊犬  
 知我之愁恨或肯為我傳書耳人稀書不到至欲托  
 之干犬亦可悲矣  
 合觀五首喪亂之悲別離之嘆存亡之感無所不備  
 讀者當得其藹然手足之情惻然故園之念不必問  
 其詞之工與未工也  
 李夔庵曰註杜必註其作詩之地與時如黃鶴云此  
 係乾元元年作然公自元年冬晚間至東都則故園  
 花自發春日鳥還飛定為二年春之事矣曰近得平

陰信曰饑寒傍濟州平陰即屬濟州則知前四首為  
 同時作矣因得弟消息故又憶弟不覺情詞壘壘累  
 形詩什此首云他鄉勝故鄉與前首故園花自發俱  
 指洛陽言其作詩之地與時了然自明為之快絕

詩經

卷之二

五

信

